



“她”的故事

文／白玉

孩子來得太不是時候，她想拿掉這個孩子……

她沒有耀眼的學位，也沒有豐碩的成果，沒有響亮的稱謂，更沒有腰纏萬貫的資產，甚至她連英文的二十幾個字母都記不全。她作為一個陪讀（其實什麼也不會讀）的家屬，出國的第一年是很辛酸的。她住過唐人街，平生第一次被眾多蟻困困擾得夜不關燈才敢入睡；她住過地下室，暗淡的光線使她昏天黑地不分晝夜地“冬眠”；她做過家庭工，每週一次僅25元加幣的收入卻為找到了自我價值而感到欣慰；她當過保姆，三四個男女孩子蹦蹦歡叫的吵鬧聲至今令她發怵；她常常“裝瘋賣傻”，因為語言的障礙使她聽不懂對方的意思而只會“傻笑”，或驢頭不對馬嘴地回答“yes”；她乘錯過車，誤買過東西……第一年，是那樣的不堪回首。然而也正是那一年，她認識了耶穌。

七年前的四月，溫哥華的天也亮得這麼早，鳥語花紅也是這麼誘人。她帶著已五歲的大女兒來到這裡，與分別八個多月的先生團聚。清澈的天空，碧綠的草地，曾給她帶來一些幻想和新鮮感，但很快就被沒有工作的失落感，遠離親人的思鄉感，語言障礙的痛苦感，以及生活水平的落差感所充滿。在那種怨恨、懊悔、沮喪、氣惱同時占據她的身心各處時，她懷孕了。孩子來的太不是時候，她不好意思向周圍人宣佈這一“大好”消息。以至於雇她做清潔工的女主人在孩子出世以後還驚異“沒看出她有身孕”，以至於孩子已入了戶口才通知大洋彼岸的雙親。她不想保留這個孩子，因為她的先生每月只有微薄的獎學金，扣除學費、住宿費，所有的花銷只能在二三百元內打轉兒。

她想拿掉這個孩子，因為她（他）會給她帶來更多的憂慮和不安。然而由於醫療保險的緣故，她不捨得自費百餘元做“人流”，這就意味著不得不拖延小生命在腹內的生存時間，直至入境三個月拿到醫療保險後再考慮。她跑步，跳高，拔河，打排球……欲使腹內的胎兒自然流產，從而兩全其美地解除“憂患”。

胎兒安然無恙地度過了一天又一天，她也經歷了嚴重的孕期反應的折磨並漸漸適應小生命的存在。但她仍未打消放棄這個小生命的念頭，因此當醫療保險一生效，便預約了“人流”門診。她的家庭醫生是個基督徒，雖然沒有強烈要求保留這個孩子，但態度明確地說他不做這類手術，也不主張她做。幾個來往密切的基督徒朋友得知消息，紛紛用聖經的話語勸導她，指出神所賜的產物並非屬於自己，我們沒有權力扼殺神造的新生命。“這種做法與殺人犯沒二樣”的說法深深扎痛了她的心。從不曾觸犯法律的她哪裡承擔得起這一罪名？她很矛盾，“不信神，不信鬼”的理念只有讓她在自我掙扎中輾轉，在毫無依靠中度日。

做“人流”的時間終於挨到了。在這前一天，醫生小心謹慎地將為次日“人流”準備的藥物施放進去，然後是等她簽字同意。不知為什麼，那一會兒的她，心像撕裂了一樣地難受，毫無勇氣去看一眼要簽字的表格，止不住的淚水如泉湧出。她泣不成聲，她不能自控。為將被扼殺的小生命悲哀？還是為自己的痛苦決定後悔？正在向護士詢問情況的先生不明何故，慌忙問她哪裡不適？醫生護士也驚恐萬分，以為剛才的工作有什麼誤差錯漏。她只顧搖頭卻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就這樣抽泣了大約四五分鐘，她才斷斷續續地表明了自己的意思。當緊張空氣稍有和緩之時，醫生馬上說要立刻取出已放入的藥物，不然事必成真了。經過半小時的折騰，那個可憐且存活力極強的小生命就這樣被保留下來了。至今她也說不清當時有什麼特別的感動，更不會發出“聖靈與我同在”的讚美。但從她女兒六年多的成長過程來看，她承認，是上帝挽救了女兒的生命並保守她健康發育。

胎兒是留住了，但她的心仍難以平靜，她雖參加查經班的活動，卻沒有學會交托的功課，整日處在憂慮、煩惱之中。為証實自己不是一個吃閒飯的人，她開始每周五個小時的家庭清潔工作。或許因工作的勞累？或許因心情的壓抑？或許因曾經用過“人流”藥物？或許神的美意？小生命“迫不及待”，於六個月一過便先出現胎盤早剝，繼而造成羊水早破，不足七個月時就早早

地出世了。820克的體重，33公分的身高。雖未打破溫哥華兒童醫院早產兒不足月天數的記錄，也稱得上罕見了。由此，這個過早出世的小生命在醫院住滿五個月才回到父母身邊。正是由於小女兒的早產，讓她在最困苦無援時體會到了神的存在，從此一顆平安的心充滿了她。

神的大愛從未遠離她，只是“無神”的控制器操縱著她閉鎖的心門時，她不曾感覺到。小女兒的過早出世，讓她感受到了神的大愛的高深。她不會忘記，有多少基督徒朋友為她的女兒獻上禱告，有多少主內弟兄姐妹伸出不求回報的手，從家用的床、桌、櫃、沙發，到孩子的衣、食、住、行用品，無一不援助。金錢的資助，物質的援助，精神的安慰，只有親身經歷過大難的人才能感受到那愛是多麼的及時，那愛是多麼的溫馨，那愛是多麼的難忘。

海外中國留學生查經團契（海外中國人查經班的前身）是她信主的搖籃，每月兩次的查經活動使她在基督徒中充分享受愛的甘甜。溫哥華聖道堂幾位姐妹的關懷帶領，是她信主的動力，讓她在小女兒生死未卜的緊要關頭，經歷了一剎那的感動而決志信主，並於出國一年後的復活節受洗。第一年，從人的角度看，走的實在是艱難。然而回首往事，哪一步不是在主的慈愛呵護下邁過？

如今她的小女兒已經六歲多了，從在母腹中經歷的神的挽救，到出院後在搖籃裡便開始參加的各類崇拜及查經活動，她無瑕的心靈中始終有一個至高無尚的神。當母親與父親嘔氣鬧離婚時，她流著眼淚向主祈求，希望爸爸媽媽和好；當母親將鑰匙忘在屋內，而父親遠去美國開會無法進屋，千方百計終於打開房門時，她輕鬆而有把握地說：“我禱告了，上帝會幫助你。”當母親犯愁她的感冒逐漸加重而束手無策時，她提醒：“禱告呀，媽媽，為我禱告！”一時間，母親每晚必跪在床前為她禱告才被放行。更令人感動的是，有一次母親問她：“如果媽媽死了，你怎麼辦？”她便說：“我就哭，天天哭。”“哭也沒用呀！”“我就禱告，求上帝讓你活過來。”多麼單純的信！憑著她的信心，上帝是她的依靠，是她的幫助，也將是她一生的仰望……

這裡沒有華麗的詞藻，也沒有熟練引用的經文，但這是一個見証的實事，因為“她”就是我。

作者來自河南省，現住加拿大溫哥華市。(原載“海外校園”1997年08期<總第二十四期>，版權為原刊物所有)

上帝是誰？

接觸到“上帝”這個詞已經有不少日子，好像對基督徒而言，“上帝”就是“完美”和“全能”的代名詞。“上帝”真的是這個含義嗎？真有這樣的上帝存在嗎？你說得很對，上帝代表了“完美”，代表了“全能”，代表了一切“好”的東西。倘若“上帝”不是這個含義，倘若上帝也和人差不多，有好的方面、有壞的方面，有的事情能做、有的事情則力所不能及，我們還敬拜他幹什麼？人世間從來沒有產生過完美和全能，人卻創造了這些詞、心中有這樣的概念，為什麼？就是因為人的靈性知道，完美與全能是存在的，在上帝那裡。

上帝是誰？他的本体可以透過他的名字“耶和華”（Yahweh）表現出來。他宣稱說：“我是我所是的（I'm who I am）。”意即“我是自在者；我是自有永有的。”

上帝的本質是靈，是至高神聖的靈，他被稱為萬靈之父。耶穌在向撒瑪利亞婦人形容神時說：“神是靈，所以拜他的，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。”（《約翰福音》4：24）

神是無限的。他是宇宙萬物的創造主，所以他超越所有被造物之上。他既不受自然規律，如生與死的束縛，人類也不能單靠邏輯思維理解他。他在時間上是“永恆”的，在空間上是“無所不在”的，在知識上是“無所不知”的，在能力上是“無所不能”的。這已經完全超越了人的感性和理性經驗範圍，所以人認識他光靠理智是不夠的，還要憑信心。

我們常說上帝是有位格的，意即他是有自覺性、自決性、有智慧的生命本体。他有很多屬性，例如：聖潔、慈愛、公義等，他的每種屬性，可以說是由他子民的處境引發出來，他藉以彰顯自己。例如，在人的痛苦中有神的憐憫，在人的不配中有神的慈愛，在人的災難中有神的恩典，在人肯懺悔時有神的寬恕……因此，上帝屬性的內涵是無限量的：他的恩慈不會多於他的公義，他的憐憫不會少於他的聖潔……因為他有全然豐盛的本質。

“上帝是誰？”這個問題與我們無關嗎？不，上帝既超越我們之上，又貫乎我們之間，也住在我們之內。“我們生活、動作、存留，都在於他。”（《使徒行傳》17：28）你如果用心靈和誠實呼求他、敬拜他，必能體嘗他豐盛奇妙的本質。